



移存台湾的黄金。

蒋介石密运巨额黄金到台内幕

核心提示

1948年底到1949年初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黄金跨海密运事件。当时，蒋介石下令将数百万两黄金分几次秘密运抵台湾。数百万两黄金抢运入台，成为蒋介石寄望东山再起的本钱。然而再多的黄金也挽回不了一个时代的变局，收买不了一个时代的人心。

码头待命：水手们被告诫“不要问是什么”

1948年11月30日晚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军人突然开进上海外滩。戒严的同时，海关缉私舰“海星号”被“紧急动员”到外滩码头待命，一直等到凌晨1时才开船，但没有立即出海，而是驶向了中国银行码头。在那里，挑夫们扛着木箱，从滇池路银行侧门出来装船。根据运出地点和木箱吃重，水手们知道了那是黄金。但他们被告诫“不要问是什么”。

紧急戒严、深夜密运黄金的背后，是一个政权在短短三年间，从巅峰急跌至分崩离析的窘境与焦灼。军事失败之外，国统区1948年8月发行的金圆券3个月后就贬值500倍，在“转过一条马路，物价就要翻一番”的失控与混乱中，许多上海富人已经开始计划逃离大陆。

政权行将崩塌，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内部逼宫，趁势要求蒋介石下野。10月9日，腹背受敌的蒋介石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，首次谈及以“改储金地点”方式转运黄金。

运送黄金：蒋介石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

档案显示，抗战胜利之初，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，而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.5万两黄金，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。此外，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，国民政府拿其中2.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。减去花销，到1948年底，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。

1948年11月底，一纸密电紧急送到俞鸿钧的办公室，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，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。

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，1948年12月，蒋介石一纸电文，以不容置疑的语气，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。不久后，蒋经国又获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命，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。

对蒋而言，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、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，必须谨慎，但此时他只能仰仗亲属和心腹：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舰队，大舅子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，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。“海星号”等按计划装载了200万两，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台湾。

意外的是，这批黄金启运后第三日，《申报》就登出了简讯“谓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云云”。消息源头是英国记者乔治·维恩发表于《字林西报》的报道。该报办公地点就在中国银行旁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，200万两黄金秘密装船起运当晚，乔治·维恩从办公室窗户目睹了全过程。联想到徐蚌会战败局，乔治·维恩进而推断国民政府对未来已有新安排。于是他连夜发出消息称“中国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——苦力运走”。

沉浸在捕获独家惊天秘闻的喜悦中，乔治·维恩没有意识到他的报道激怒了当局，于是他很快被逮捕、速审速决判处死刑。幸亏其夫人赶紧托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，才被释放。

然而消息毕竟是公开了，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，此刻更如“雪崩似的狂贬”，完全失控。

争分夺秒：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

但蒋介石似已顾不上这些，军费开支庞大、战局日渐糜烂，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其下野，这些促使蒋决心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。因蒋深知，下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。1949年1月1日，50万两黄金自上海秘密运台。1月10日，又有10万两黄金悄然运离上海。

此时，淮海战役中，国民党军队失败，内外交困中，蒋介石心知下野已成定局。他为了能在下野后继续走运国库黄金，便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。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，财政部部长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，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、诱发挤兑风潮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于是蒋介石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，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

障，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。双方最后达成妥协：拟订一份“草约”，先从国库“预支”军费的半数。

1月11日，时任国民党军队联勤总署军需署长吴嵩庆收到指令，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。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。下野前五天，1月16日，蒋介石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。

最终，蒋介石如愿在下野前还抢运了一批黄金。1月20日清晨6时，海军舰艇“海平号”和“美朋号”，装载着1800万两黄金，90万两黄金驶离上海外滩码头时，还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，因此时离蒋介石下野只剩18个小时。

不过，1月10日、20日的两批黄金，都没有直运台湾，而是运到了厦门鼓浪屿的绝密战时金库。

档案失踪：这笔黄金账目到底清不清楚

令后人不解的是，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，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“央行”黄金收支账目。台湾档案资料中，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。

由这份草约，央行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黄金，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——吴成了蒋的“白手套”。这是蒋不想摊在阳光下秘密军费，用以购买支撑内战所需的枪炮弹药。“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，父亲肯定很清楚，他不能留下记录。”嵩庆之子吴兴镛研读过父亲遗稿后推断，失踪档案中，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，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就没有记录。

黄金草约同样消失无踪。台湾档案资料显示：1949年1月27日，央行交付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，途中沉没于舟山外海，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，都随船沉没。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这批档案中。

不过吴兴镛查阅央行往来文书后认为，随“太平轮”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

能在广州、重庆、成都或台北的“央行”档案内。当然，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。

然而，吴嵩庆生前同样纠结：这笔黄金的账目到底清不清楚？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生前曾谈到，到台湾后，老上司吴嵩庆曾让他核算准确数字。“东运在东，西运在西，天天变地方，总数兜不起来。”董德成说。蒋介石《大溪档案》显示，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，分成6批完成，共70万两。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是100万两。

辗转追寻“黄金密档”多年的旺旺中媒体集团台湾长天传播总经理丁雯静称，除了厦门绝密战时金库外，后来倒戈投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第一战舰“重庆号”上，存有28万两黄金，或许正是那批失踪黄金。“重庆号”后被轰炸机炸沉于葫芦岛军港。丁雯静从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“重庆号”老兵口中获悉，1951年4月，解放军曾打捞“重庆号”遗骸，共捞起银元三十余万元、黄金十余万两。

进行施压：李宗仁要求把黄金运回大陆

蒋下野后，俞鸿钧也随之去职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却认为，“以蒋介石下野之身，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”，因此他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，一再拖延。

1月28日，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，密电蒋介石“请经国兄催办”。这催办对象，指的正是刘攻芸。这时，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。直到2月3日，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“沪存金圆已洽刘总裁迅速，此间事务，大体就绪”。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。

其间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、海军总司令桂永清、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人，于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沪，与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，配合俞鸿钧极力劝说。刘攻芸终于动摇，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。但刘攻芸已从此失宠于蒋氏父子，后来虽然也去了台湾，终究未能立足，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终老。

2月6日，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、上海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。入夜时

分，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，载着55.4万两黄金直奔台湾。至此，南京国库已然清空，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。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十分之六，共300.4万两。

刚摆平刘攻芸、如愿运出黄金，2月8日，蒋介石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中央银行，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海。周宏涛打探到，此时中央银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走，“存沪者仅20万两而已”，蒋介石这才放下心。

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，已是2月17日，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。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，不得再将中央银行存金运到他处。刘攻芸没有答复。

李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，要求运回黄金，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。陈回函称“此事归属央行管辖，请找央行协调”。李再找央行，刘攻芸答复“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，不宜再运出去”。李宗仁的命令，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。但李对这批黄金从未放弃，甚至向蒋介石送达备忘录，但蒋未予理睬。

竭力阻止：

金融界左派人士发动 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

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，直至1949年4月南京失守，他黯然离去。

李离去之时，上海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。负责守卫上海的汤恩伯，还有一项秘密任务：运出上海金库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撤离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。

5月中旬，蒋连续给汤发了5封亲笔信，信中明确指示，“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，行留黄金2万两，银元100万元。”亲笔信之外，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。随后汤亲笔留字条，要中央银行“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，银元30万元外，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”。所谓安全地点，指的是台湾。

此时，解放军已在上海城外摆开阵势，而以黄炎培之子、央行稽核专员黄克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，也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。黄已于1949年2月成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党外人员。根据中共地下党方面安排，黄一边监视着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，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，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。

时间紧迫，船艙有限，汤决定动用可信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。

汤调动的黄金船，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，还有军方舰艇“美朋号”和“中基舰”，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。等到两天两夜后黄金终于装运完毕，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解放军先头部队。

而汉民轮5月19日黄昏才离港，还没到吴淞口就有一颗炮弹飞来，炮弹命中中，掉在船旁水里爆炸了，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。第二天拂晓，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起锚。

争夺不休：

偷盗黄金的军人被打死

此后旅程看似一路风平浪静，然而负责秘密押运的军统上校特工江源，经历了惊心动魄。混乱中的黄金船，终究有人经受不了“闪闪发亮”的诱惑，汉民轮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议私分黄金，“江先生，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少小岛，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，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？”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职员这一公开身份。

江源赶紧组织船上秘密武装押运人员，四人一组一路轮班严密守护金库，直至靠港。

同样的觊觎，也发生在1949年8月从鼓浪屿运送12.5万两黄金前往台湾的“锡麟轮”上。当年厦门海关署工作人员孟昭年，在船上亲眼目睹了一名偷盗黄金的军人被抓。带兵的军官特意集合所有船员、军人到甲板上观看，并警告“偷黄金就要枪毙”，然后一枪打死了偷盗者。

5月27日，解放军占领上海，运输大队队长张振国率队直奔上海外滩中国银行，把人民币送进了“至少三个篮球场那么大”的远东第一地下金库，金圆券时代至此结束。

（综合《看历史》、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

